

风的颜色 (外一首)

□ 井国虎

夜没有方向,它只往时间的深处黑
没有语言和语言的毒素

在月光里抄经、祈福
抄写漫天星辰。岁月无风而动

笔端的新词把我照亮
羞羞答答的动词,被一次大胆照亮

于扉页上操练,于夜深处歌唱
于陌生里造句——

把一只空酒瓶抵押给昨天
把最后一杯酒抵押给此时此刻

梦见阳光的手握住绿油油的风
庄稼像一群顽皮的孩子

故事从这里开始

我正一步步逼近一棵树
一棵树也在逼近我
我们经历的时间,被刻在年轮里

此刻我坐在餐桌旁,
凉风一阵一阵地走过我的脚腕

蚊子紧盯住美味的早餐——
奶茶的芬芳被一些人击碎

夏天如此浓烈
让我从果实的青涩里尝到甜蜜的信息

一群羊低着头,仿佛一场罪恶祷告
我在光明中瞧见岁月的暗痕
惨剧正在上演

九宫格键盘上,拼音吐出一串串文字
偶尔蹦出的短视频无端地指责人性

人性太过繁复——
行将刮起的旋风,也会如此繁复



读书惹的祸

□ 宋玉琴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年少时做的很多事在成年后看来都是无厘头的。为模仿而模仿,最多再加几分好奇在里面。我与阅读也是在这样一种属于年少的混沌的状态下结下的缘。

现在回顾起来,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阅读,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叔叔家炕柜里那几本有些残破的书,刚好给了我打发时间的由头。于是上学不久、大字还不识几个的我学着叔叔的样子,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阅读。

之后的好多年,我更喜欢跟着父亲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联播,这为我以后的阅读埋下了一颗茁壮的种子。它在适当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使我一下子陷入阅读中无法自拔,甚至让我的阅读惹出一些“火”来。

真正与阅读结下不解之缘始于初中阶段。作为我家第一个初中生的大哥,成为我家兄弟姐妹探索新知的领头羊,也成为我模仿的对象。在港片武打剧流行的年代,我跟着他“练”武功、追武打剧、看金庸、读古龙……在电视剧有限的年代,看书更能满足我们对武打的需求。那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出租磁带的小屋,不仅出租各种流行歌曲的磁带,还会顺带出租书籍,主要有历史传奇类、仙侠武打类以及言情类小说。作为“武打迷”的大哥,时不时会花几毛钱租来一两本金庸或古龙小说来读;趁他去上学时,偷看他的书籍成了我课余时间最快乐的事情,这也让我有了可以和哥哥的朋友

们搭上话的资本。

从模仿大哥阅读到痴迷于阅读没用多长时间,我开始把大哥租来的书带到学校去看,结果书被老师没收。花了翻倍价格赔偿书店书籍的大哥从此对我严防死守,同时也开始限制我的阅读。他总是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搜我的书包,好不容易借来的书被大哥没收了,我急切的索要惹急了大哥,他便把我的书扔进灶火中,付之一炬。从此,我对大哥也开启了严防死守模式,我的阅读也与火有了渊源。

让我记忆犹新的两件阅读“惹火”事件,分别发生在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因为大哥的限制,母亲也参与对我的管束中来,这使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去阅读:把书压在作业本下面,给小说包上和书皮一样的牛皮纸,并认真写上“语文”“数学”等字样以期瞒天过海。这些小把戏只能骗骗母亲,于火眼金睛、明察秋毫的大哥而言,那不过是小儿科,我的战术在大哥的围追堵截下有了日新月异和改进,最成功的方式就是,在大家都以为我睡了的时候悄悄爬起来,摸索着叠好事先准备的破床单,并把它层层包裹在灯泡上,使它形成一个从屋顶垂到炕上的桶状灯,确定从外面看不出光亮后,我便悄悄钻进床单围成的桶里看书,这样的行为也给我招来了母亲的一顿暴打,因为她发现床单上一圈有规则的焦糊印迹,并在兄弟姐妹们的协助下,认定那是我一个人的杰作。

第二次阅读“惹火”事件发生在青海师范大学女生宿舍。和每一所大学一

样,我们学校每天晚上也规定了集体熄灯时间。

平常熄灯时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们会点上蜡烛或者打着手电筒匆忙处理完,可是那次却因为同宿舍中文系的小春和让她流泪的《穆斯林的葬礼》使我们集体陷入癫狂的阅读状态中。大家以近乎光速的方式轮流借阅这本书,轮到我是某天的下午,当熄灯时间到来时,意犹未尽的我借来了手电筒,也备好了蜡烛,准备来个秉烛夜读。我早早把蜡烛粘在我自制的小书架上,手电筒举到手酸麻的时候我便换上了蜡烛……

“着火了,你的床上着火了!”我被惊呼吓醒,眼前火光明亮的场景让我从床上一下子跌落在地,同样受到惊吓的其他舍友也从梦中惊醒,发现我的书架和上铺的床垫在冒烟火,都吓得不知所措。不知谁喊了一句“快泼水”,我们才从目瞪口呆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脸盆、水杯、洗脚盆舀水,泼向我的床铺。幸亏火势不大,只一下便扑灭了火苗,但我们都惊魂未定,睡意全无。那次事件后,我再也不曾秉烛夜读过,惯于夜读的小春也不再夜读了,我们甚至严令禁止点蜡烛,幸好那次事件不曾酿成大祸。

年少无知也罢,少年轻狂也好,那些曾经的无厘头、甚至荒唐的事件只属于那样的年纪,只属于心头的挚爱,它关乎一颗种子的萌发、蓬勃与成长,无关事与世故。

我的投稿经历

□ 张守福

我第一次投稿时间是1986年,给平安广播电台的“湟水河文艺之窗”投稿。题目是《美丽的峡群风光》。我工工整整地将写好的习作誊抄在方格稿纸上,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跑到邮局投进了邮箱。

稿子寄出后不久的一个清晨,我便从广播中听到了自己的文章被播出。听到自己的习作在广播中播出,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从那以后,我写稿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每周要寄稿子给平安广播电台,内容包括新闻、通讯,还有散文、游记等。

那时每家每户都拉上了有线广播。我写的东西能在广播中播出,内心自然十分高兴,同时也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

1992年,我的一篇散文习作发表在《海东报》上。自此,我投稿的热情愈发高涨。每周将誊抄在方格稿纸上的习作,骑自行车去五公里外的邮局邮寄到报社。我的好几篇散文习作都被《海东报》文艺副刊“耕耘”版和“河湟风情”版采用。

有一次走进《海东报》编辑部,看到副

刊编辑马梅英正在修改我的习作。她看到我来了,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呢!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系。”看到马编辑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将我的习作改过,我的眼睛湿润了,辛勤的编辑老师,尽心尽力为他人做嫁衣啊!

二十年过去了,随着通讯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写稿都在电脑上打字,发送稿子也通过电子邮箱投递。

2013年9月,我被调到山高路远的一所教学点去教书。那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之余想写点东西,由于条件限制,很难如愿。

2014年夏天,省作协副主席杨廷成一行几人来到我们学校,为孩子们赠送了书包、文具盒、铅笔盒等学习用品,还给学校赠送了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此外,给每个学生送来了校服,给学校送来了一台大型打字复印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用那台笔记本电脑每天敲打文字,每天坚持写一篇文章,从不间断。

几个月下来,写了一、二百篇文章,修改后投寄给报刊。《海东时报》《彩虹》《平安》《青海青年报》《青海日报》《青海都市报》《青海湖》《格尔木日报》等报刊上都发表了作品。我写作的兴趣愈发浓厚起来。我从心底里感谢捐赠电脑的杨主席,是他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便利,让我有条件一直写下去。

那台电脑,我用了整整十年时间。遗憾的是,今年春天,我打完字将电脑装在一个手提包里放在了书柜旁高高的盒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手提包掉落在地板上,屏幕摔坏了,再也无法打开电脑,去维修又不划算。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这样结束了它的使命,光荣退休了。

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我投稿的经历,感慨万千,从开头用稿纸誊写投稿到电子邮件发送稿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深深地感受到电子产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

